



FANGCALAY

花蓮縣原住民族季刊

Fangcalay: 阿美語·美好的意思

保母與孩子的族語關係

因為有土地 才有我們

從觀光帶入部落文化

當阿美族與布農族的邂逅

一個阿美族教師在

布農族小學撒野的歷程

透過編織 找回原有的文化靈魂

面對已經不是傳統文化的我們

還能夠用傳統來活在現代的世界嗎

美·始於生活-Matazuwa生活節

2014.11

07

祖先賜予
最大的文化產業
其實是對生活的態度

發行人	傅崐萁	花蓮縣縣長
編輯委員	王力之	花蓮縣豐濱國民中學教師
	王昱心	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林政穎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藝術文化科科长
	督固·撒耘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代理處長
	楊政賢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潘朝成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講師
	蔡鼎紘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輔導行政科科长

(依委員姓名筆劃排序)

總編輯 Sifo Lakaw (鍾文觀)

執行主編 杜宜蓁 (Icep)

執行編輯 Lafy Hongay (林沛琪)

Osay Onggo (萬星辰)

Fuday Rata (鄭君培)

Panay Rata (鄭貴娟)

Lo'oh (賴旻安)

美術編輯 余欣盈

封面設計 余欣盈

特約文稿 米泐·阿道·奇拉雅山

徐筠茹

Asing-Kaliting(高俊雄)

Banu Ismahasan(邱曉徵)

Laucu Druluan

Umay Siki(連佩君)

Zepulj Kaluvung

出版單位 花蓮縣政府

編輯單位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97453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海十街156巷3-10號 03-8546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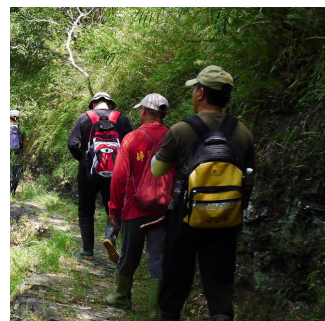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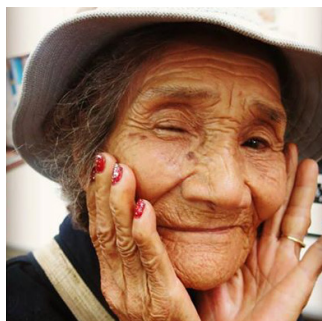
製版印刷 華雲企畫

發行單位 花蓮縣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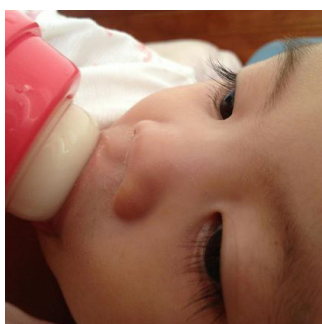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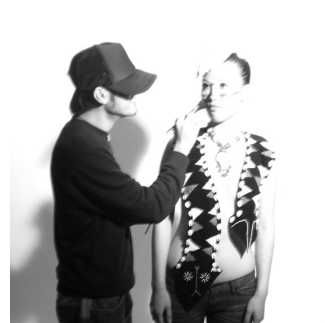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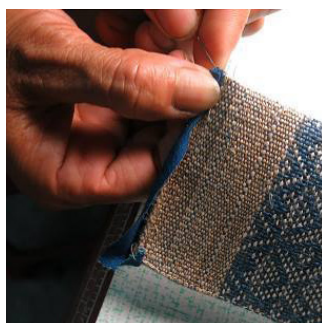
目錄

1. 保母與孩子的族語關係 -----p.10
2. 因為有土地，才有我們 -----p.14
3. 從觀光帶入部落文化 -----p.20
4. 當阿美族與布農族的邂逅
一個阿美族教師在布農族小學撒野的歷程 ----p.26
5. 透過編織 找回原有的文化靈魂 -----p.32
6. 面對已經不是傳統文化的我們
還能夠用傳統來活在現代的世界嗎 -----p.36
7. 美，始於生活 Matazuwa 生活節 -----p.46





編輯 札記



本期的主題為「文化產業」，該如何去定義「文化」與「產業」？這次，讓我們換個角度來詮釋「文化／產業」。

語言，部落文化產業之關鍵因子，負有延續著祖先智慧的使命。當族語變成一種運動（movement），會不會變得遙遠？Sifo·Lakaw（鍾文觀）在〈保姆與孩子的族語關係〉與我們分享，如何營造全族語的「自然環境」。這開啟家庭族語運動的樞紐，簡短的文字中沒有空泛的描述，而是實踐的行動力，這份在女兒Olic·Yosifo誕生前就決定的生命禮物，就像是父母與孩子的約定，也看到一股來自文化使命的決心與宣示。

你多久沒有用感受過農田的清新？重新回歸大自然又是怎麼樣的感受？這樣的場域不在侷限於深山之中，就在生活的飲食概念裡，土地的芳香與我們不再有距離，那是一種每個人都曾有的回憶，徐筠茹在〈因為有土地 才有我們〉中分享，如何以palafang（阿美語，宴請、作客之意）的方式感受農田的溫度。

〈從觀光帶入部落文化〉，東海岸的炫麗，聚集了大量的觀光客的腳步，也吸引了企業財團的目光，「觀光」，是個由外來者看待部落文化的角度，米泐·阿道·奇拉雅山身為原住民，如何詮釋部落文化？

〈當阿美族與布農族的邂逅——一個阿美族教師在布農族小學撒野的歷程〉，位於布農族部落的阿美族年輕老師，不同族群文化的互動關係，Asing·Kaliting（高俊雄）又是如何與自己的生命進行呼應？

〈透過編織，找回原有的文化靈魂〉：「當我們在文化迷失時，很多原住民族部落開始思考，如何在恢復祖先的傳統智慧與生活方式的同時，希望能夠以產業的形態來復振部落的經濟，使原住民族青年願意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活。」，Umay Siki（連佩君）藉由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工作過程，重新找回隱藏在血液中的文化認同，並將文化的重要元素融入產業發展的各種面向，哪怕只是一份心力，都期盼自己擁有為原住民部落傳統知識的復振與發展之使命。

〈面對已經不是傳統生活的我們，還能夠用「傳統」來活在現代的世界嗎？〉，或許，你會認為這篇文章的陳述方式，不符合現代的中文語法，這也讓我們思考到，是誰規定了我們只能用單一語言來看待這世界？如同，面對國家法治與傳統狩獵文化間，該如何進行不同角色的互換？Banu Ismahasan（邱曉徵），於林務局任職的布農族人，呈現了面對族群文化與現今國家制度的拉扯與尷尬。

〈美，始於生活－Matazuwa 生活節〉，來自屏東排灣族與魯凱族的分享文章，莫拉克風災過後，瑪家、大社、好茶三個部落在Rinari（禮納里）攜手一起開始新的生活，並於2014年5月成立「禮納里生活工坊」，集結三個部落的工藝師，透過工藝創作延續傳統的生活態度。工藝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其中不僅看見對外行銷藝術產業的經驗，更傳達部落生活的價值與精神。

你會唱傳統歌謠嗎？如果有一天，我們一起學著唱起傳統歌謠，會是怎麼樣的情況？《Radiw Sanay 就唱吧！》專輯，以花蓮Nataran 和 Kiko 部落非祭儀性歌謠為核心，透過傳統音樂的採集與重製，詮釋全然不同的歌曲情感，透過歌謠傳遞族語運動的復振使命。這也是封面故事的對應，孩子開心地唱著祖先傳留下的音符，使文化傳承，不再只是虛假的口號，而是具有溫度的生活。

原來，土地，是充滿生命力的文化產業。

原來，教育，一直都在生命中竄動，不曾停滯。

原來，使命，一直是存在我們心中的文化產業。

原來，語言，祖先送我們的無形且美麗的文化產業。

原來，祖先賜予我們的文化產業不只是土地，還保有對大自然的尊敬。

原來，如何面對國家法治的訂定規範，又是另一個外來世界的文化產業。

原來，祖先傳留下來的文化產業，是生活的態度。

原來，我們擁有這麼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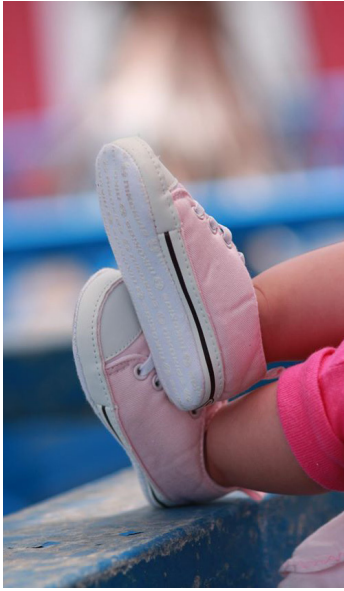
美好
生活
FANGCALAY



保姆 與 孩子的 族語關係

Sifo·Lakaw (鍾文觀)

阿美族，花蓮玉里 Lohok 部落人，
1976 年出生。現任花蓮縣原住民族部
落大學校長，過去 10 年與部落大學
伙伴深入各部落，推動族語、文化及
傳統知識教育的任務至今不疑餘力。



當 Olic Yosifo 的媽媽 Kidaw Ahoy 懷她時，我們就已經決定讓 Olic 在阿美族語（以下簡稱族語）的家庭環境中長大，我們不僅對家人宣告，也對周遭的朋友宣告我們的家庭族語運動。

Olic 出生後，身旁的親友很有默契地跟 Olic 說起族語，不會說族語的朋友，也開始嘗試練習幾句族語跟她說話，甚至開玩笑地說：「我不敢跟 Olic 說話，避免污染她的語言環境」，或是「我需要翻譯」等，若是身旁的人跟 Olic 說華語，也會有人跳出來說：「她只聽得懂族語」，雖然她才剛出生。

由於我們是雙薪家庭，當 Olic 出生時，族語托育的需求更是刻不容緩，所幸好友 Tipus Chen 的媽媽（萬秀英 Ina）願意擔任 Olic 的族語

保姆，跟著我們一起為 Olic 營造出全族語的自然環境。

Ina 從 2001 年起開始擔任專業的保姆工作，過去十年間 Ina 大部分照顧的是非原住民的孩子，沒有族語托育的問題，也對族語的議題不熟悉，Olic 是她第一個以族語托育的孩子，對 Ina 來說並不困難，因為族語是她的母語，說起話來再自然也不過了，話雖如此，在照顧 Olic 的初期 Ina 還是面臨到適應期，因為在當時 Ina 的生活早已華語化，她得不時提醒自己要用法語跟孩子說話，尤其 Olic 那時候才三個月大，得跟孩子自言自語，直到 Olic 七個月大，Ina 的族語才開始獲得 Olic 的回應，也更加確定了保姆與孩子的族語關係。







Ina 是部落家政班的常客，也經常帶著 Olic 參加部落的文化活動，一開始大家對跟孩子說族語抱持懷疑的態度，當 Ina 和 Olic 的族語關係被實踐時，他們開始樂於跟 Olic 說族語，並被她的正確語言逗得開心，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事，聽 Ina 說不只引起年長族人主動跟小孩說族語，為了跟 Olic 互動，非原住民的大樓管理員和鄰居也來跟保姆學簡單的族語，相對原住民族語發展困境來說，此景令人感到欣慰。

從出生至今（2 歲 4 個月）Olic 已經可以說出簡單的生活族語，也可以描述一件已經發生或是未來要發生的事，因為族語生活化，Olic 體驗的世界大不同，Ina 說 Olic 跟之前照顧的孩子最大的差異，就是她對族語歌謠跟舞蹈有很高的敏感度，而且她樂於跟所有見到的人「Nga' ayho（問候）」。看著 Olic 的成長，Ina 期許自己成為族語的推廣者，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跟族語建立關係，也期望自己可以帶更多的孩子自然地沉浸在族語的環境裡。





因為有土地 才有我們

徐筠茹

花蓮人。目前就讀東華大學原民
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三年級，
喜歡挖掘關於這塊土地上的故事，
並用鏡頭記錄它。

「生態飲食」風潮，在世界各地正流行，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結合在地部落野菜文化知識，進而延伸世界風潮，與池南部落合作開設〈阿美族野菜知識的認識與復育〉課程，依目前阿美野菜傳統食材的復育方式，提出漸漸被大家遺忘的野菜知識，將其推廣野菜新價值—實用／食用在地及當季的健康養生食材進行烹調，課程最後，也透過 palafang 方式分享「讓休耕的土地能運用，使荒地變良田」的農作態度，將傳統土地使用的價值觀復振傳遞給每一位參與的學員。

palafang 的前一晚，我還在煩惱到底要端出怎樣的野菜料理才不會漏氣。

這天，起了個大早到重慶市場買到新鮮的野菜，又急忙趕回去位於池南部落的上課地點，一進到廚房大家已經忙得像採蜜的蜜蜂們一樣，來回穿梭在這個空間。火爐上正熬著一鍋藤心排骨湯，烤箱裡正烤著排滿一整盤的鹹豬肉，一旁還有學員小虹姐，把家中帶來的各式香料一一準備在盤中，準備烹煮印度咖哩。而我呢？想到擠破頭，決定出道「什錦野菜煎餅」。

Palafang，阿美族語，具有慶祝及感恩之意，為了謝謝池南部落的族人，無償提供家中的土地讓我們在這學習野菜知識，也讓雪月老師得有一個實踐夢想的園地。

回想從開課至今，已經過了三個月。之所以來上教官開設的野菜課程真的是個巧合。那時在網路上剛好看到報名訊息，滑了電腦頁面，上面的講師不就是那本「台灣新野菜主義」的作者嗎？二話不說就報名了。

還記得第一堂課因為還在外地實習沒能趕上，但在第二堂課，我們的教室直接移往重慶市場。那天老師帶大家巡了市場中所有野菜的攤販，告訴我們這個阿美族名字怎麼說，那個可以怎麼吃、怎麼料理，教官很喜悅、無私地把市場裡的野菜活知識分享給我們，紙本上也都記滿了好多筆記，腦海中浮現的是去年（2013）暑假足足兩個月待在水里山鎮 Ceroh（現今稱織羅）部落，遇見阿美族野菜大躍進，大自然如同阿美族的冰箱，沒有菜就去野外找，沒有肉就到溪裡捕。

· palafang: 阿美語，宴請、感恩之意。

野菜課程的教室從不止於某個空間，在部落裡有塊休耕十年以上的土地，感謝族人願意提供這個場域，讓我們可以「腳踏實地」的學習，彎腰地認識土地。這塊看起來不大的一分地，實際耕作起來還真的不容易，大家一步一腳印地摸索著這塊土地該如何規劃、要撒什麼種子。教官告訴我，她有個夢想，希望把以前老人家種的食物給找回來，像是小米、玉米、黃豆或是一些葉菜類，然後慢慢地培養出越來越多的種子，從自己身邊的人開始傳播，讓部落裡很多空出的土地可以慢

慢把它種回來，也把以前那些原生生命可以從新活出來。

我覺得，老師的夢想很偉大，它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找尋與孕育，老師就像即將踏上一段旅行，一段很有意義的旅行，告訴著我，這塊土地上本來就擁有的很多寶藏，只是我們忽略了、忘了，以為消失了。

我們就一人一根鋤頭、鏟刀、鏟子，花了三個星期六，慢慢將原本一片蔓草叢生的土地整理了出來，踩在這個休耕了十年的泥土



上，鬆軟的猶如踩在海綿蛋糕上一樣的舒服，鋤頭、鏟子怎麼挖怎麼鋤都好順，雖然這樣，平時沒拿鋤頭的大家，手掌打開可以清楚地看見一塊一塊因摩擦而紅腫粗糙的皮，因著這些手將土地畫出了大概的區塊，規劃在哪邊要種紅藜、哪邊要種小米、哪邊要種玉米，等等。雖然，挖的溝有些歪七扭八，雖然，不知道這樣種下去種子們會不會不發芽，我們依然期待著這塊土地上會如何發展。

時間很快地兩個月就過去了，種

子們有些發了芽，有些已經長出葉子，馬上來到 palafang 的日子，這天算是課程告一段落了，我們每個人將準備一道野菜料理，好好感謝池南部落願意提供這樣的地方讓我們學習。這天也有東華大學服務學習的同學及老師們一同參與了 palafang。

palafang 的精神在阿美族文化裡說的客從遠方來拜訪，我們準備宴席，好好地歡迎他們，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談天、交流、飲食美食，是聯繫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感情的場合。





回到熱鬧的廚房中，老師在烤箱前守著他的鹹豬肉、有人在鍋中熬煮著米豆咖哩，一旁正靜靜煮著藤心排骨湯，還有好多好多的美食即將產生，我呢在一旁著急著自己的野菜煎餅會不會失敗，因為太久沒有下廚，一時之間亂了手腳，鹽巴不小心失手放太多，第一鍋煎餅的麵糊，宣告不成功，倒是後來有人伸手救了我一把，我的野菜煎餅才得以端上桌，哈哈！話說，我的野菜煎餅裡的配料可豐富呢，裡面有野芹菜、龍葵、白駱葵等四種以上的野菜，裡面點綴著刺激味蕾的山胡椒，這樣的誤打誤撞下，野菜煎餅真的出來了。



忙了一個上午，大家一定都餓著了，由大哥帶領大家低頭禱告後，palafang 餐聚正式開始，一桌子的美味，真不知要先從哪裡開始，有紅豆 hakhak（糯米飯）、silaw（鹹豬肉）、fata'an 湯（樹豆湯）、dongec（藤心）排骨湯、涼拌 fadas（翼豆）、過貓、秋葵、南瓜蛋糕、燕麥餅乾，還有我的煎餅，以及一定不能少的適當飲料（含酒精飲料）。大家吃的不亦樂乎，「好吃」、「哇！」等讚聲此起彼落，部落的阿嬤們也都吃得笑呵呵。最開心的是我的煎餅還滿受捧場全都掃光光，心中總算可以放下一個小緊張。看著眼前所有的食物，覺得分常感恩，因為有土地，才得以孕育出這些食物，才得以使大家今天聚在一起分享喜悅、交流彼此的心，也因為有先人的智慧教我們如何把食物料理，讓他的生命更美味，進而延續我們的生命。

今天除了 palafang，我們還要到兩個月來種植的地方去 mipaliw（換工），東華大學的同學及老師們就在這個美麗的午後一起彎腰、除草、開闢種植



區，現場真是熱鬧極了，有工具的人就幫忙挖溝，沒有工具的人就利用雙手拔起土裡的雜草，一下子的功夫。看著大家挖的不是很直的土溝，就像當初我們挖的一樣，雖然歪七扭八，但那都是大家一起共創的努力與痕跡。

野菜課程，就在寒冬中告一段落了，感謝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有這個機會，讓我遇見雪月教官，認識到很多野菜的相關知識，也有機會多次來到池南部落和原主者的排練場，也認識到來自花蓮各地的學員們，雖然只有僅僅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相處，大家還是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一段美好回憶，祝福教官可以越來越靠近他的夢想。我也要把學來的野菜知識分享給更多人，學習料理更多健康好吃的料理。





部落文化 帶入 從觀光

米決・阿道・奇拉雅山

阿美族人・東華大學人文
與環境碩士學程研究員。





「花蓮有什麼好玩的？」這是對花蓮觀光很模糊的朋友所常問的疑問句，第一個聯想的往往都是「海洋公園」、「太魯閣」、「七星潭」、「鯉魚潭」這一類的答案，然而對於整個狹長卻充滿原住民族部落生活形態的花蓮，也只僅停留在豐年祭，也認為坐車到哪裡都很遠，總之，「好山、好水、好無聊」是大家對於花蓮的第一印象。

從部落的土地與老中青特色來看，
怎與觀光何以相結合？

海岸阿美族的部落多半座落於有山、海、溪的位置，不僅可單點導覽更可以串聯導覽且形成了套裝及客製化行程，例如：水璉部落的深山獵人體驗、大港口部落的海岸潮間帶及浮潛與賞鯨、奇美部落與秀姑巒溪泛舟與溯溪的急流驚奇。部落也需思考土地如何運用？青年也需針對自己回鄉可做的事情加以規劃。部落中能提供部落導覽的成員需要依個人專長，區分導覽領域與內容。

Neylo 座落於花蓮縣中部地區並依靠海岸山脈，聯外道路僅台 11 號公路，從花蓮市區開車前往需 30 至 60 分車程，廣闊的太平洋是它鄰居，充裕的溪流穿越了整個部落並灌溉了所有的耕地，耕種的物產點綴了部落的景象，隨著季節的更迭，地景顏色也隨著變化，就傳統原民領域裡除了滋養了許多保育類動物，白天大地種植的蔬菜野果，晚上卻有一年四季源源不斷的魚苗的捕撈，山、海產的豐富造就了地方文藝氣息的培養，知足的心態看不見資本家的貪婪，地理上蘊藏了鬼斧神工的天然地貌，猶如祖靈化身般地守護，遷移的新居民及少數

特色民宿業相傍部落的外圍，卻搭起偏鄉與城市資訊溝通的橋梁。

依娜 (ina) 坐在自家達麓岸 (talun'an)，而達麓岸剛好座落在著名遊憩區裡頭，依娜 (ina) 剛從旁邊的農地農忙完休息乘涼，海風吹著有繡阿美族傳統刺繡圖案的裙襬，手中巧思造型的草編有著香蕉絲、月桃葉、輪蘭草半成品，自顧自地淬飲著自釀的小米酒，米篩上放著都潤 (指阿美族的麻糬)，炭火裡的麥飯石已經呈現火紅的顏色，只見用曬乾過的檳榔葉鞘折成帆船型的樹皮鍋已裝滿了湯，而湯中有魚、蝦及野菜，這時火紅的麥飯石直接丟入植物鍋內，那石頭 700 度的高溫急速將生食瞬間煮熟，陣陣的月桃葉的清香讓一輛輛呼嘯而過的汽車和一群群操著中國口音晃悠悠的遊客大相逕庭。

嘎照 (Kacaw)，年紀三十歲好幾才從台北歸鄉的原住民族青年，目前從事放牧及如何成為部落資深工作者，從小出生到高中之前都是居住在原鄉部落生活，不僅會說了一口流利的原住民族母語，也通曉部落祭儀及狩、漁獵技能，為嘎照 (Kacaw) 的升學教育及未來欲獲得更好的生活規劃，父母親將嘎照 (Kacaw) 寄宿在都市裡的舅舅同住，嘎照 (Kacaw) 在求學階段並未順遂仍順利完成學位，大學期間，成績突飛猛進地進步，也參與國際短期交換學生計畫，當兵階段選擇了特種部隊，在都市走晃期間，因主流價值影響了個人身分識別，也曾刻意隱藏，然而，外在的輪廓及語調仍去除了天生的原住民特徵，就業階段嘗試許多工作內容，舉凡：餐廳小弟、救生員、計畫助理、業務、主管等，也因為工作需要得到了許多證照認證、如電腦文書、救生、攀岩、極限運動等。

但，對於未來的規畫總是茫茫然，每當回鄉探親倍感親切，與土地對話用釣魚沉思時，內心總有強烈歸屬與回鄉的期盼，欲當在都市耕耘甫獲升遷機會時卻毅然返鄉，現在拉著水牛的他，讓北京來的朋友體驗看看藉由放牧與動物的對話。

阿道（Adaw），十歲不到的小男孩，即將廢校的國小校園裡全校不到 30 幾位小學生，在課堂上老師除了教國、英文外還增加了原住民母語，愛唱歌原民歌謠及跳原民舞蹈的阿道（Adaw），參加過全國原住民傳統舞蹈及歌謠甚至族語演講



的比賽，更而受邀至國外參訪表演，有人曾問他，想不想到都市生活？答案卻是被他否決，因為他不想當低頭族，童言童語的阿道是否道盡，台灣全面平板電子化的時代，不僅影響人們的生活模式，卻也剝奪了孩童對於天馬行空的想像，與利用周遭隨地取材作童玩的樂趣，浸淫在自己部落的養分，自信地將自己的文化表現出來，就算直接在部落的活動中心表演也都完全不畏懼。





當阿美族與布農族的
邂逅
一個阿美族教師
在布農族小學撒野的歷程

傳承
不是學到技術就好，
而是把精神
活在自己的生命裡面。



Asing · Kaliting (高俊雄)
花蓮瑞穗阿美族人，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體育研究所畢業，目前任職於
花蓮縣卓溪國小專任教師。

2014 年的夏天，在 7 月退伍之際，我回到了花蓮，從事最愛的教育工作－「老師」。

這裡是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校地並不大，小學生人數也才 50 人，但卻包含了非常多的族群在裏頭，有阿美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當然還有最大宗的布農族，學校教職員也不多，總共也只有十多人而已，但我們卻有一半的教師是原住民籍，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一個數字，根據《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原住民學校的原民籍教師須達到三成，而我們卻能有這樣高比例師資，確實不容易，在這邊我接觸到了非常多的文化衝擊，也很幸運的來這任教。



這裡是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校地並不大，小學生人數也才 50 人，但卻包含了非常多的族群在裏頭，有阿美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當然還有最大宗的布農族，學校教職員也不多，總共也只有十多人而已，但我們卻有一半的教師是原住民籍，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一個數字，根據《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原住民學校的原民籍教師須達到三成，而我們卻能有這樣高比例師資，確實不容易，在這邊我接觸到了非常多的文化衝擊，也很幸運的來這任教。

卓溪國小由兩個部落的學生組成，一個是中正部落、另一個是卓溪部落，剛來這個陌生的地方，對我來說就像是剛進小一的新生一樣充滿著好奇心，甚麼東西都想要去嘗試、去摸索。

某一天的星期一，我好奇地經過學生上學的路線，那時是早上 6 點 30 分，想不到已經有許多的小朋友準備要上學了，學生看到我的反應竟然不是問早，而是莫名其妙地躲起來，而我們就這樣玩起了躲貓貓，孩子們天真活潑的一面嶄露無遺，我想，我已經漸漸喜歡上這個學校了。

我是個從都市再回到部落的小孩，期待回到原住民小學所獲得的成長，然而卻也發現教導的學生中有著不同的情況。當我們都注重著部落到都市的原住民小孩生涯發展，但卻忘了從都市回到原鄉的孩子們。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他，他說他原本來台北讀書，但因為父母的關係回到了自己的部落，這樣帶來的轉變使他一開始時很不適應，他無法忘懷在都市的一切以及學習。他擁有著布農族與阿美族的血統，這樣的身分使他在都市扮演的原住民角色是阿美族，學的都是阿美語，有一天他跟我說：「老師，我不喜歡上母語課，因為在卓溪的母語課是布農族語。」原來，發音對他來說有些許的困難，因此，他開始對母語課產生排斥，這樣的小孩在學校裡面並不是單一的個案，更早之前我遇到了一年級的小朋友，她也有同樣的情況。

某一天，她來到了辦公室拿給我了一張紙，上面寫的是阿美語的語詞，我細心的教導完之後，她開心地把學習單送給我，在她的心裡面她希望接觸阿美族文化，不過因為學校地處於布農族部落的大本營，所有的課程都會以布農語為主。

我總在想，當孩子心理面認同他的族群身份時，學校教育卻沒有及時地給予幫助，缺少了提供多元文化發展的資源，孩子們也只能默默的接受。這樣不對等的事情一直在發生。

現在越來越多族群融合的情況，我們都要求原住民要對自己的族群身份有所認同，所以，在都市的小朋友都要上鄉土語言課程，但我們一味

地的想法認為，原鄉地區的母語師資很多，然而在都市中也發生相同的情況，原住民要學習漢人的語言，而阿美族的小朋友要學布農語，儘管他身體裡流著布農族的血液，但實際上卻是認同自己是阿美族。在這裡小朋友們需要學習布農語，那其他語言呢？等著自己的爸爸、媽媽教嗎？那在更複雜的情況下該如何？阿公是賽德克族；阿嬤、媽媽是布農族；爸爸是阿美族，這樣的生長環境要如何提升母語的程度？雖說原住民族語言都屬於南島語系，有些語詞發音相近，小孩可以產生學習遷移，但這樣遷移的效果常常使孩子弄不清楚，導致在上母語課程中常常被糾正。我們已經看到

部落隱藏著多元文化的發展，學校的定位該是如何呢？這需要我們去重新省思的地方。

現今部落文化的教育資源雖多，但因部落老年化非常嚴重，孩子們都到外地讀書了，能夠待在部落的小孩子少之又少，文化學習非常需要學校教育加以支持，雖說其他族群無法兼顧到，然而卓溪國小在布農族民族教育課程做了最佳的示範，我們稱之為「故鄉芭尼達」，課程從小一到小六依程度、深度不同來為孩子們打造最適合他們的內容，從神話故事衍生著許多布農族的文化內涵，讓小朋友在加深、加廣的學習中不斷的茁壯，也更認同自



己為布農族的驕傲。

這是我從小就沒有接觸的課程，文化意識抬頭，更多的教育工作者願意付出，讓許許多多的原住民小孩不僅學習到自己族人的歷史文化發展，更大大增加族群認同感。因為這樣的課程的實施，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孩子們越來越在乎所謂的「族群認同」，身為體育老師的我，在一次的下雨天，我們就來上舞蹈課吧！各位小朋友老師來教你們阿美族的舞蹈，才剛說出來就被學生反駁：「我們是布農族為什麼要跳阿美族的舞？」，「多元文化的學習也是體育課程的一部份，如果只是狹隘的住在自己世界，那以後

該如何接受其他學習呢？」我說。

現在的我，也正在學習阿美族文化，因為在都市這麼久，我漸漸忘了自己身為 Pangcah 的一份子，看到學生們在上民族課程，對我來說有非常大的衝擊，因為有些文化內涵是我所沒有的，如果我現在不學習，那麼之後的孩子們要從哪裡學到更多文化的知識呢？原住民文化傳承就是依靠生命的傳承，所有事情都需要透過身體的感受才是最能體會到祖先的智慧，這些更是我們新一代的原住民孩子所必須努力的。





透過編織， 找回原有的文化靈魂

Umay Siki（連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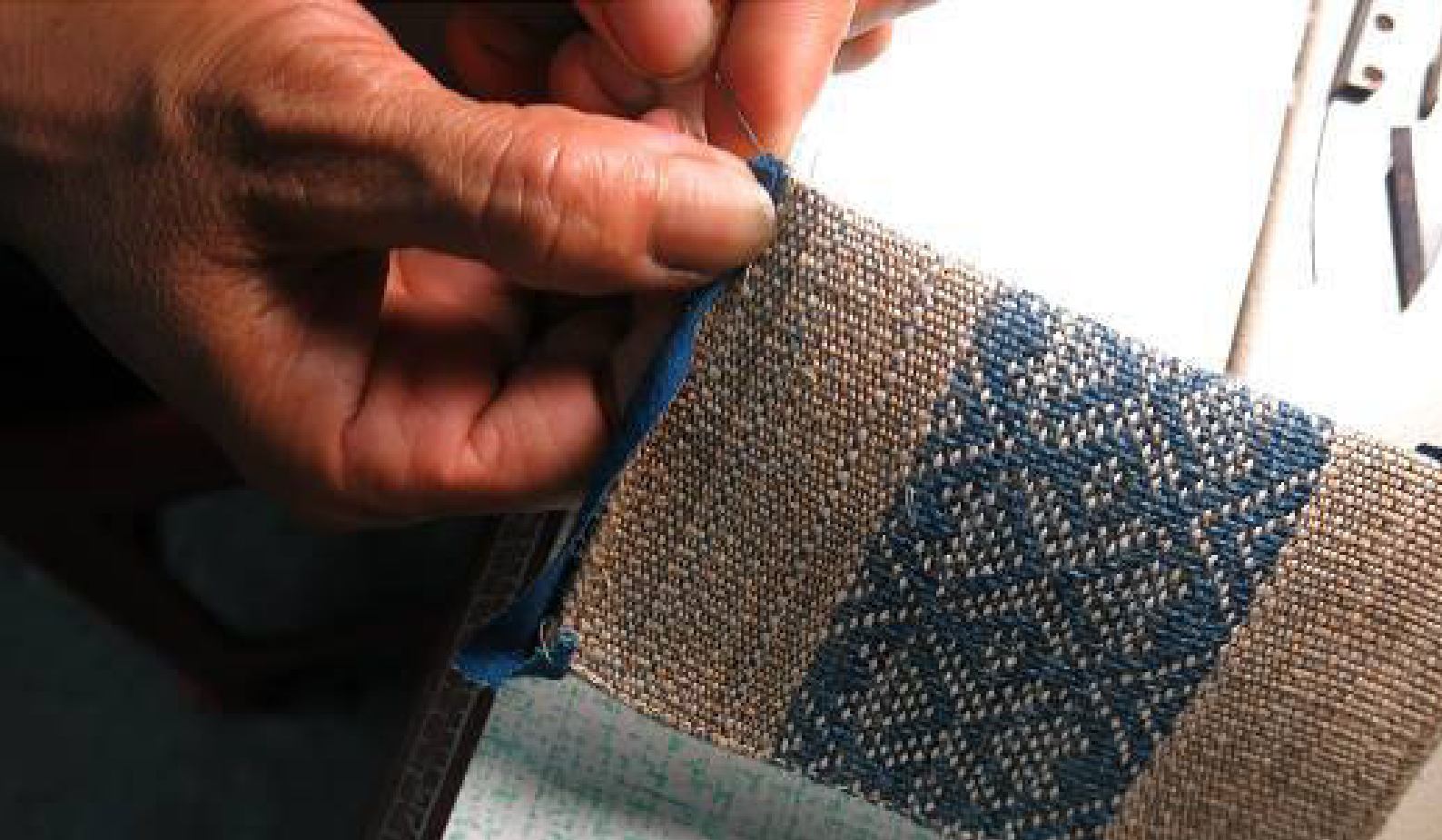
生長在花蓮縣玉里鎮吉哈蓋部落，大學畢業後先到奇美部落工作3個月，之後到新社部落工作至今4年了，做的是噶瑪蘭族香蕉絲編織工藝。

我是阿美族，對於自己部落文化的印象，好像只剩下部落的豐年祭祭典，其他工藝早以無見，因為自己部落漢化較早，很多文化早已消失不見了。只記得小時候媽媽都會跟鄉公所婦女會學習編織，也聽過長輩們說，我們以前也有傳統編織和圖紋。自己對於部落、文化覺得有一種使命存在，而我的觀念就是要找到我們自己的編織工藝，好像非找到那一點點的技藝，所以自己一路升學，看看外面的部落，是否找尋的到自己的根。

熱愛傳統與編織的我，尋找遺失文化的過程中，嘗試著將原住民族色彩附著於作品上，把原住民族文化帶入作品中，卻不時被老師說：「太傳統」，但我經過不斷嘗試，回到花蓮參賽並獲得了第一屆「原住民族文創產品設計競賽」銀獎，因獲得了這個獎項在花蓮

被一些評審老師們看見，也就這樣，大學畢業後回到花蓮奇美部落工作。





當時身分是以青輔會工讀生來工作，但我覺得回到部落工作很開心，尤其到了阿美族的奇美部落，這裡讓我感覺，我好像找到了我在追尋的使命；我到這部落裡看見了阿美族的編織技藝、阿美族陶土、阿美族的文物、在地的祭典與文化。我看見了很多珍貴的先民智慧與文化資產被逐漸的保存與恢復，也讓許多原住民族部落慢慢找回自己的面貌。

來到奇美部落，讓我了解他們的文化及祭儀後，開始發想出部落文化的產業，但產業開發真不是我的長項，才剛大學畢業，沒見過其他市面，只想著要如何做出跟文化與創新的商品，促使部落青年返鄉一起將部落產業推出去。



接著三個月工作假期結束了，想試著先到不同部落去看看，就來到了新社部落，到這裡的原因也是跟織布有關，還有也是保有傳統香蕉絲編織技藝。

待在新社部落這四年裡，發現老傳統技藝雖保留下來了，卻還是未見

青年有意願返鄉，找到 1、2 位青年人回來部落願意嘗試這項工作，但做沒多久也都跑了。若部落青年願意返鄉工作，加上部落族人和工坊能達成共識，一起為新社部落、一起為噶瑪蘭族人付出，想必使部落的文化復振能夠有傳承的契機。

原住民部落文化產業的發展，主要著重在將部落原有的知識傳統與內涵整理與轉化，將部落的人文特色、生態資源與族群面貌整理出來；並且以產業化的形態，藉由工坊、導覽解說等，與當地生態環境與資源相結合的互動，也能找到一條文化與產業都能永續發展的路。

當我們在文化迷失時，很多原住民族部落開始思考，如何在恢復祖先的傳統智慧與生活方式的同時，希望能夠以產業的形態來復振部落的經濟，使原住民族青年願意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期盼透過原住民部落傳統知識的復振與發展，將文化的重要元素融入產業發展的各種面向，對於部落的文化傳承也可以找到更有效地達成文化傳承的使命。



面對
已經不是
傳統生活的我們
還能夠用
「傳統」
活在現代的
世界嗎
？

Banu Ismahasan（邱曉徵）

台東延平鄉郡社群布農族人，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第一屆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畢業，畢業後進入林務局工作。





為了要讓孩子有錢讀漢人的書，還要給他讀外國人的說話，為了要能夠生活在現實社會的呼吸，我沒有專長來賺錢，我的獵槍只好走味了，老人的話我也要特別忘記，這樣打起獵來才不會很對不起死掉的祖先，還有被我打的獵物。

甲：那麼晚了，你來山上幹甚麼？
乙：各位長官沒有啦，我來山上找草藥啦！
甲：是嗎？現在我們跟林務局的執行山地總清查，你的包包打開讓我們檢查一下。
乙：可以不要檢查嗎？我誠實找草藥，順便去老家看一看嘛，就不要刁難我好不好長官。
甲：不好意思啦，我們正在執行公務，就請配合檢查一下。

打開後.....查獲到牛樟菇。

甲：你剛騙人，這一包是甚麼。
乙：那我該怎麼棒（辦），前面沒有老實跟長官講啦。
甲：依林務局GPS定位，現在這裡是某事業區某林班，牛樟菇是森林副產物，我們將以違反森林法依法逮捕你。
乙：長官對不起啦，我不敢偷別人的財產啊，因為會讓被偷的人家有損失，所以我還有良心只去以前我們老部落附近找靈芝，以前這也是我們的獵場啦，只是被國家拿走了，所以我應該不算是偷吧。

我.....能幫甚麼呢！





分享這一份文章到底是情何以堪啊今天，已是改良很深的我該如何描述很尷尬的立場在我工作場合上。大學畢業後，我就進入了原住民其中之一的大敵人－林務局工作，剛開始是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的管理與解說員，服務近四年後調回山下做巡山兼辦內業的工作，至今已有約 10 年的時光了，當初的想法唯有進林務局才能夠更認識我們的敵人，才能夠藉由國家體制來思想著有何方式能夠讓我們原住民更「合理也合法」的與傳統領域重新連結，畢竟我們一直談論著還我土地、傳統領域、獵人文化等等的訴求，然在現實社會中，我們也不是容易常被檢視我們對於狩獵、土地觀等等的傳統知識，是否還是那麼的「傳統」。真正執行我該依法行政的時候，內心的糾結（只有遇見原住民涉及到的案件）常讓我會在現場沉重久許澇！

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讓我有機會去更多的「傳統領域」，一趟深山勤務就會讓我跟一群獵人們在深山好幾天，最愛的時刻便是有火光與煙燻的夜晚，在為火中也會跟漢人的同事對於原住民與土地、生態等針鋒相對，一個有酒意的夜晚到打呼著，60 年代的我有著一股感恩的心在跟這群長輩們去山上，有他們的同在如同有祖靈同在，在山上就是有股安定感。他們看著森林的眼神總透露出有口難言的樣子，或許就是少了微醺的氛圍更顯得我們的內傷。我相信因著許多的「不解」，而造成更多的「誤解」於原漢之間。

原住民與傳統土地、生態關係確實是不一樣了。式微的獵人們如果是安分（因法令的綑綁）的生存，依然可以見到他們在森林中穿梭，高山嚮導、背工、深山救難、森林資源調查等還是需要他們的，那種跟土地的親密度是我們無法學習的，我根本無法具體的說明巡山員與獵人的區別在哪，硬要比較的話，我是身上配有較科技的裝備穿梭山林間，但如果裝備壞了，我可能會死於不認識我的森林吧！因為我們很早就坐在教室寫漢字、說中文，還要面對常考低位數的數學。經過馴化的我，擁有布農族血統的我且是林務局的工作人員在看待我與土地、生態等議題時，我反而較傾向能夠強化部落的巡守隊，結合林務局的森林巡守與生態巡守，培訓更制式化（但可自己改良原味）的生態導覽，就像考試委員浦忠成老師講的：「讓飛鼠閃亮的眼睛成為部落生態永續經營的產業。」







面對已經不是傳統生活的我們，還能夠用「傳統」來活在現代的世界嗎？有時遇上打獵的在一個晚上用「制式獵槍」打了幾十隻的不同野生動物，或是跟非原住民的山老鼠盜伐珍貴樹種，還有山坡地把原始林砍了，怪手整地為了種生薑，身邊的同事會問我，你們一直要收回傳統領域，但如果妳們是這樣的經營管理，台灣的山林豈不是完蛋了，你們已經沒有老一輩的傳統知識去經營管理你們的傳統領域了。坦白講很多的「非法」會讓我很難辨解因為很多的歷史脈絡、傳統生活文化的變遷、貨幣的概念等，才使得我們原住民各族群無法像以前那樣的自然生存。



傳統與文化、土地與自然資源的使用是會因著環境變遷而不斷的演化與改變。我們與自然資源、土地、語言、文化之間的關係已更為複雜在我們這一代。坦白講，土地已經不是集體權了，私有化概念更難去談論更大的「傳統領域」。如果生活穩定的時候，我們可以花很多的時間與金錢來重建現代化的傳統領域的經營管理。但自己都顧不了的時候，我們還是會繼續聽見學母語幹甚麼、為什麼不能開發與買賣土地。我們該好好地想著，該如何取得國家機器與學術界的支持與信任來經營管理有限的生態資源。

美，始於生活

Matazuwa

生活節



Zepulj Kaluvung

來自於屏東縣瑪家部落，排灣族人，1984 年出生，因父親工作緣故，自幼於臺北長大。就讀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研究所在職專班，2013 年成立黑磚設計工作室，專於牆面彩繪、圖紋設計、文宣設計、排版設計等平面設計工作。2014 年 6 月回部落定居生活，學習成為像 ina 一樣美麗的排灣女子，也積極參與部落產業工作

Laucu Druluan

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古茶布安，魯凱人，1982 年生。自幼即離開生長部落隨父母在平地生活，師範大學畢業之後決定回鄉教師實習，並且逐步回到自己的部落參與大小工作，期待在接下來的生命裡能夠追尋到曾經失去的部落教育機會。參與部落工作期間結識了幾位對音樂有興趣及對母體文化渴望的魯凱青年，因而組成一個以練唱傳統歌謠及創作歌曲的小魯凱音樂團體。「小魯凱音樂傳創隊」參與大小活動演出，希望用歌謠傳達現代魯凱青年的想法與理念。





在禮納里生活工坊中，每件藝術作品像是生活的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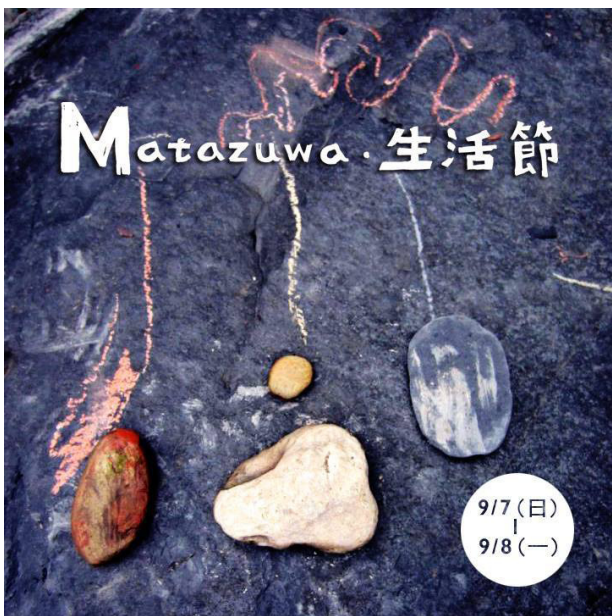
兒時圍繞著火堆，專心聽著 kama、ina、vuvu 說故事。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種，望著作物一天天長成，一同歌頌上帝的恩典。晚餐時刻，柴火與大鐵鍋煮成的 pinuljacengan（山地飯），一口接著一句，交換著彼此的喜怒哀樂與近況。到莫拉克風災之後，在新的地方共同努力重新開始新的生活……這些生活點滴，逐漸累積能量，透過 Pulima（排灣語，手工精細的人）創作出各個有溫度、觸動人心的作品。

Art+Life | 用力傳達部落生活價值

莫拉克風災過後，瑪家、大社、好茶三個部落在 Rinari 禮納里攜手一起開始新的生活，而座落在三個部落中心的「禮納里生活工坊」，集結三個部落的工藝師，透過工藝創作延續傳統的生活態度。工藝師峨塞說：「我不是要做藝術家，而是生活家。過去祖先為了延續生命、生活，努力思考，用雙手建造生活所需的。」工藝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這是排灣族與魯凱族祖先流傳下來的美學觀念及精神。

禮納里生活工坊至今年五月正式營運，但知道的人並不多。工坊期望能籌劃一個行銷活動，找了部落青年一同集思廣益，自主規劃。在部落青年與工坊工藝師的討論之下，決定以「生

活」為活動主軸，除了對外行銷禮納里藝術產業，最重要的是傳達部落生活價值。



■ Matazuwa，部落生活就是這樣

該用什麼詞描述部落生活，真實、樸實、愜意、簡單？「部落生活就是生活呀！」大多數人這樣回答，「Matazuwa」是最貼切的形容了。

老人家看著年輕人勤奮工作時，會說：「Wi-Matazuwa」，老人家看著女孩子細心的刺繡、編花環，會說：「Wi-Matazuwa」。

年輕人為老人家包檳榔，將家中的食物分享給別人，老人家會說：「Wi-Matazuwa！」

老人家看著年輕人共同合力為部落的做事，會用很肯定的語氣說：「Wi-Matazuwa！」

Matazuwa 是排灣語，就是這樣的意思。常常當老人家看見年輕人用自己的雙手、用智慧為家庭、部落努力，看見年輕人團結合作，彼此分享與扶持，都會用很肯定的語氣說：「Wi-Matazuwa！」，因為這是從以前祖先所傳下來的生活態度，在部落中未曾改變過。過去是這樣，現在也該是如此，就如老人家說「Matazuwa」這詞的肯定口吻般的堅定。

■在現場「一同生活」

「Matazuwa 生活節」在時間規劃上，不緊湊的流程安排，為使參與者能放

慢腳步細細觀察用心感受。空間設計上刻意留白，室內外放入許多座位，讓參與者能坐下來彼此分享心情或透過對話激發思考。時間和空



Matazuwa · 生活節

生活是什麼？

不是小確幸：

生活，就是這樣過。

9月7日 (日)

15:00-17:00 Matazuwa生活節開幕儀式暨茶會 | 藝文市集

17:00-21:00 青年音樂晚會 | Matazuwa生活分享

21:00-24:00 部落的火與煙源源不絕

9月8日 (一)

10:00-12:00 藝文市集 | 工坊工藝DIY | 生活工坊系列主題展

12:00-18:00 生活紀錄片講座 | 藝文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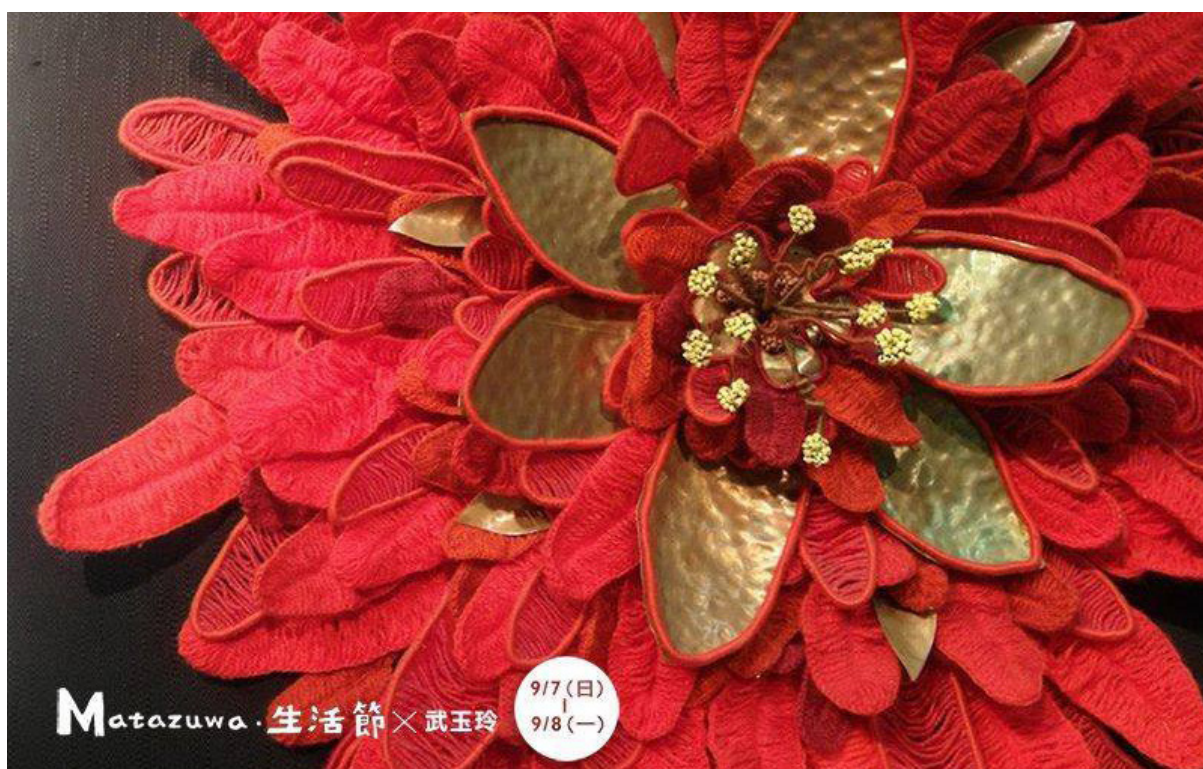
18:00 賦歸

活動會場：屏東禮納里產銷中心

活動聯繫窗口：理事長 | 白仙女 0963-021-396

媒體公關 | 陳 堯 0933-621-366

Facebook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matazuwa



間的交織，人與人的直接互動，營造部落生活的氛圍，期望參與的人不單是走走看看，而是能夠親身體認，將部落生活態度帶回去。

以前老人家要做一個正式事情的開始，都會先起火，透過火跟煙的媒介跟祖先們請示與告知，也意味對天地萬物的敬重。Matazuwa 生活節遵循傳統以起火生煙，揭開活動序幕。第一天，禮納里生活工坊各工藝師的「生活主題展覽」與來自各方巧手的「藝文市集」，期望都是透過作品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與生活理想。在聽故事時間，工藝師分享自己如何從生活中尋找創作靈感，金石皮藝坊的姥瑰分享說：「過去為了養家，到林班與工地工作，過去的日子很辛苦，但這些經歷是他現在創作的靈感來源，也是作品中最寶貴的部分。」陶藝工坊的峨塞老師說：「小時候跟著爸爸到山上砍柴、農耕、抓獵物，因此累積了豐富的山林知識，也與土地培養了豐厚的情感。這些記憶與情感供給給他創作的力量。」



當晚，享受著山谷吹來微涼的風，大家圍繞著舞台恣意坐下，聽著來自各地青年的音樂分享與談話。青年的力量一直是部落重要的支柱之一，近年來許多部落隨著青年返鄉發展，讓原本因為人口外流嚴重的部落帶來新的氣息。「青年音樂分享」用音樂道出自己的心聲也為自己的部落發聲，農村武裝青年主唱—阿達用音樂捍衛農村土地，小魯凱音樂傳創隊—Laucu 唱著部落的歌謠，歌聲中帶著對部落的濃厚情感，渴望自己能將美麗的魯凱文化傳承下去，做真正的魯凱人。部落青年分享時間，瑪家青年 Ljavaus 分享：「剛回到部落時，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能為部落做什麼？在跟著老人家一起做事一起生活後，自然而然發現自己能夠做什麼？必須做什麼？」

第二天，除了延續前一天的展覽與藝文市集外，也讓參與者從「原創工藝 DIY 體驗」中體驗雙手創作的力量與喜悅。午餐時刻，特地請部落的 ina 用柴燒煮山地飯（排灣語：



pinuljacengan；魯凱語：Lubu）以過去部落裡習慣以大鍋共食的方式分享給在場的每一個人。下午在工坊其中一個空間播放來自部落影像工作者的紀錄影片，分別是大社部落 Etan Pavavaljung 的「山上風的很香」；好茶部落 Binaliw 及 Faliws 的「回家的路有多遠」兩部紀錄影片。兩部片的導演也分別到場與大家分享與交流目前部落裡所面對的問題與困境。Matazuwa 兩天的活動就在太陽西下之後自然的結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atazuwa 生活節的場地佈置、路旗廣告、地標標示牌等完全由工藝師與部落青年親手製作，茶敘茶點也是由部落婦女們精心準備製作，十足發揮部落生活當中一切取自於生活週遭的自給自足精神。

■在 Matazuwa 生活節之後，禮納里藝術產業的展望

透過 Matazuwa 生活節與網路宣傳，為禮納里生活工坊帶來



Matazuwa.生活節 × 原感物件

9/7(日)
|
9/8(一)

人潮，也使許多人對部落生活概念感到興趣。許多參與生活節的人分享說：「感覺很舒適，很有溫度，就像在家裡一樣自自然然。」也有部落長輩肯定的說：「Wi-Matazuwa！沒有錯，我們就是這樣生活。」

預計明年繼續舉辦生活節及相關市集活動，希望用很簡單的方式讓大家可以感受更多部落裡特別的生活概念，也期待透過展覽的策劃與主題商品設計，塑造禮納里生活工坊獨特品牌。

禮納里生活工坊：

<https://www.facebook.com/theunitedstatesofRinari>

Matazuwa 生活節：

<https://www.facebook.com/matazuwa>





9/7 (日)
|
9/8 (一)

Matazuwa・生活節

《Radiw Sanay 就唱吧！》

我們為什麼要採集民歌？我們認為：今天，當通俗音樂走向頹廢的靡靡之音的路，當藝術音樂走向偽飾玄虛的路的時候，惟有靠民歌的民族生命力才能挽救它、復興它

許常惠 《追尋民族音樂的根》(1987：41-42)

103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歌謠紀錄與傳唱計畫

原住民族傳統歌謠都是代代相傳、集體創作的成果，蘊含祖先無垠的智慧和經驗，平實中閃耀著質樸深厚的文化底蘊，令人再三回味。華語或外語所演唱的西式流行歌曲，透過傳播媒體的推波，輕而易舉地吸引社會大眾的關注。相形之下，原本根植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族音樂，卻逐漸凋零消逝。

面臨傳統歌謠快速流失的時間壓力下，本計畫結合時代的脈動，運用新科技流傳部落歌謠，目的不僅在保存部落文化資產，也要透過年輕族人的再詮釋，將無比珍貴、幾近失傳的傳統歌謠，帶給部落及台灣社會全新的體驗與學習；在讓即將走入歷史的聲音，峰迴路轉地重新依附在原住民族新的世代身上。本計畫以本縣 Kiko（溪口部落）與 Natawran（娜荳蘭部落）作為主要音樂背景，來傳遞作為母語復興運動的主要的「活教材」，以一本歌謠音樂手冊併專輯《Radiw Sanay 就唱吧！》呈現阿美族無時無刻，以歌唱來抒發情感、自娛娛人的生活哲學。

以花蓮 Nataran 和 Kiko 部落非祭儀性歌謠為核心，透過傳統音樂的採集與重製，詮釋全然不同的歌曲情感。編曲再運用 Natawran 五首和 Kiko 五首，共十首。並不給予新的歌曲名稱，讓古調歌謠回到最原本的樣子，沒有侷限地，只要想起旋律就歌唱。

Natawran 娜荳蘭部落簡介

Natawran（娜荳蘭部落），是一個知名的 Pangcah（阿美族）古老部落。隨著時代的變遷，部落的範圍日益縮小，今日在地理上範圍僅包括吉安鄉宜昌村、Natauran 村。

Natawran 處於平原地帶，緊鄰花蓮市，且屬於交通要點，故發展與變遷的迅速，所以在外觀上，不會有人知道這是一個阿美族部落。只有到了每年八月底的 Malalikit（豐年祭），才會看到眾多盛裝打扮的族人，從各地回來齊聚舉行祭典時，才會讓外人感受到強烈的文化內涵。

由於生活形態的轉變，族人不再以農漁獵為主要的謀生方式，過去在家戶前一邊歌舞一邊晚餐的景象不再。許多的歌謠因此逐漸地被遺忘了，透過喚起耆老們的集體記憶，Natawran 的古調一首接著一首的重新被吟唱，耆老們邊唱邊回憶過去的生活點滴，讓他們與過去的生活再度有了聯結，他們的嗓音也愈來愈透亮，形成了穿透時空的一條金線，把部落串了起來了。

Kiko 溪口部落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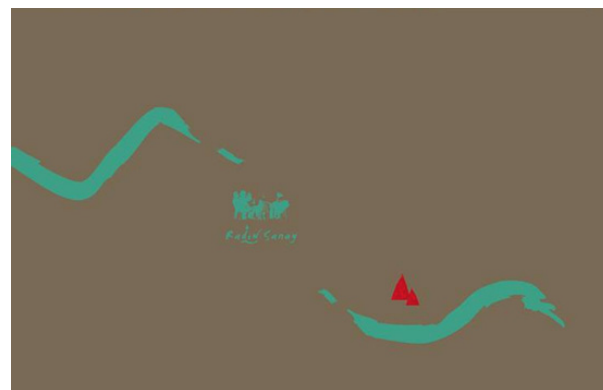
Kiko（溪口部落），就要提及原住民史詩「七腳川（Cikasuan）事件」，1908 年 12 月與日爭戰，原本居住在花蓮奇萊平原的七腳川（Cikasuan）社族人，被迫遷移、流離分散至南方，散落於現今花蓮吉安鄉與壽豐鄉境內的太昌、南華、壽豐、平和、光榮、池南、溪口等七個聚落，而 Kiko（溪口部落）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而產生的。這麼多年來，仍可見後代「七腳川人 Cikasuan」堅守著自己的文化傳統。

Kiko（溪口部落），位於壽豐溪左岸，緊鄰台九線，現屬壽豐鄉溪口村。台九線南北車流來往的快速，與部落的步調形成對比。走進部落裡，只見農忙閒餘的老人家與街上玩耍的孩童，因部落青年多半都到外地工作，這樣的景象在現今多數部落裡很常見到。

Radiw Sanay: 阿美族語，意指自然而然地唱歌。



部落歌謠音樂 C D 封面
讓我們的孩子繼續傳唱祖先的歌





FANGCALAY

花蓮縣原住民族季刊第七號

Fangcalay: 阿美語，美好的意思。